

## 厨师和大厨的区别(外一则)

□(澳洲)达伦·波克 陈荣生 译

厨师知道该怎样做一顿饭。他能够按照食谱,把一些材料放到一起,做出一些可以吃的東西。这頓饭的消费者吃饱了,厨师的工作就完成了。

但大厨不是这样的。

他是一位艺术家,不过用的是刀而不是画笔。他总是尝试新的口味和组合。

他用他的技巧来烹饪。他向大师们学习,而且一心一意也要成为一名大师。他不是按食谱烹饪,他在创造食谱。

他对食物充满热情。他不仅想让食物吃起来美味可口,还想让它看起来与众不同。

他不是在想让他的顾客填饱肚子,而是想给他们一个难忘的体验。

每位大厨手下都有很多位厨师。普通的厨师很容易被取代,但好的大厨几乎是不可替代的。每个领域(包括你所在的领域)里,都有厨师和大厨。有些人只为了完成工作,工作量越少越好。有些人则渴望成为伟人,所以最终创造出艺术。有些人认为他们的知识已经足够应付,有些人则继续学习,成长和发展,直到他们的技能成为世界级的。有些人是阅读并按说明书去做的,有些人则是编写说明书的。

好了,你是哪一个,厨师呢还是大厨?

## 人生不是一场彩排

英国小说家罗斯·特瑞美说:“人生不是一场彩排。”这很好地提醒了我们,在更宏伟的计划中,没有第二次机会,我们只有一次机会。

我们在这个星球上只有很有限的一段时间,我们不要为其他事情而排练。

灯亮了,大幕拉开了,观众已经买好票了。

这是真实的事情。因此,我们要作出一个关键的选择。

我们是在无意义的活动中虚度光阴呢,还是要带着目标生活?

我们是选择被自己的恐惧所控制呢,还是勇敢地去行动?

我们是浪费掉自己的才华呢,还是去最大化自己的潜能?

我们是把时间花在抱怨生活上呢,还是去找出许许多多让我们感恩的理由?

我们是等待被选择呢,还是自己选择自己?

我们是待在跑步机上跑步呢,还是朝着有目标的前进?

我们是不停地做“总有一天我会去做的”呢,还是今天就去做?

我们是自我放纵地生活呢,还是要对他人的生活产生积极的影响?

我们是坐等事情发生呢,还是主动去让它发生?

我们是在批评别人的工作呢,还是去成为舞台上的那个人?

因为这不是一场彩排,是没有第二次机会的,而且赌注很高。

你打算怎样度过你的人生呢?

## 爸爸的两种态度

□爱满人间

曾经在网上看到一个小故事:一个读三年级的小女孩,在家里因为作业没做好,爸爸就对她说大吼大叫;恰好此时爸爸接到单位领导的电话,口气马上变得和蔼可亲。

看到爸爸打完了电话,女孩就一脸不高兴地对妈妈说:“妈妈,我有两个爸爸,一个是我能够亲切跟外人说话的爸爸,一个是我对我暴跳如雷的爸爸。”

爸爸听到这话后,竟然默对无语。而爸爸更在震撼之余,内心不已!

《增广贤文》说:“好言一句三冬暖,恶语伤人六月寒。”可以说,只要是有理解能力的正常人,都可能有过类似的经历!

教育孩子,除了责骂之外,还有很多好方式。也许有人会说,作为父母,对自家的孩子就不用考虑那么多,责骂一下无所谓,他们不会计较的。然而,日常生活中,因为一两句过激的话,致使人亲成为陌路甚至成为仇人的事例并不少。

美国哈佛大学有一项历时75年的调查结论:“真正能使人快乐的,不是财富、名利,而是良好的人际关系。”亲人,是人生中最密切的人,互相之间的关系是最重要的人际关系,要让亲人得到真正快乐的秘诀之一,就是不说伤人的话语!



民国年间的珠江

广州是个山环水抱、河网如织的地方,然而——

# 喝水问题:一直困扰着历史上的广州

## 1 越王井是赵佗挖的吗?

如果说,广州是东江、北江、西江三江相汇之处,珠江全年入海的总水量,超过黄河七倍,仅次于长江,但广州人却没有水喝,那简直是天方夜谭。

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,饮水问题确实困扰着广州人。原因在于“州治临海,海流咸咸”。每届冬季枯水期,咸潮便会托起珠江水,大举灌入城中。最凶猛的咸潮,可以沿着北江往上涌,一直到清远飞来峡。这时,所有的江水、溪水、井水,都变得咸苦不堪。

无可奈何的人们,为了取得淡水,要么往上走,要么往下走。往上走就是上白云山,从蒲润源头帘泉取水,地势越高,咸味越少。往下走就是在城厢内外深挖井,希望挖深一点,水没那么咸。但咸潮来时,大部分井水还是咸的,越靠南边,咸味越重。

在离珠江仅一箭之地的越秀山脚,有一口神奇的井,咸潮季节,水居然是淡的。南宋宋人沈怀远在《南越志》里记录了这口著名的井:“天井岗下有越王井,深百余尺,云是赵佗所凿。”

## 2 最苦的事:上白云山挑水

明代谪居广州的侍读学士黄谦,喜欢烹茶,对井水要求甚苛,广州“城中井水多咸苦”,令他深感失望,亦促使他跋山涉水,寻找优质井泉,经过逐一品鉴后,列出广州井泉的前十名是:“学士泉烹茶味最美,经昼夜色且不变,宜居第一。九龙、泰泉次之,蒲润帘泉第三,越井第四,双井及施水庵井第五,峰水第六,洗臼井第七,九眼井第八,居士泉第九,外是固不足取,而藩司、郡靡二井宜居第十。”他认为越王井、九眼井、达摩井(洗白井)是三口不同的井。

被黄谦列为第一的学士泉,广州人俗称“鸡爬井”,在今天雕塑公园西侧政民路上。三国时的交州刺史陆胤,身居广州,体会到咸潮的危害。于是,他征募民夫,在越秀山东麓挖了一个人工湖,开凿河渠,引蒲润水入湖中,以供冬季枯水期之用。这个湖就是越秀公园东秀湖的前身,初名“甘泉池”。南宋方信孺《南海百咏》载:“在郡东北五里北山脚下,东晋太守陆胤所凿,引泉以给广民,亦呼甘泉。”广州人对这项工程感恩戴德,陆胤离任后,在甘泉池边修筑了一座甘泉亭,又名“陆公亭”,以纪念这位“惠风横被,化感人神”的官员。咸潮期来时取水的人,络绎不绝。

久而久之,甘泉池的淤积变得严重,水质也差了,存水量日渐减少,不足以给全城人饮用。很多人每天不得不上白云山挑水,一根扁担两只水桶,走几里崎岖山路,体力弱点都顶不住。这成了人们一天最苦最累的事情。

东晋太元年间(376-396)的广州刺史罗友,对民众取水之苦,动了恻隐之心,在蒲润溪旁修筑了一个可容纳百人的平台,供取水的人歇脚。但挑水的人哪有歇息的工夫?这个平台被

诸井咸卤,惟此井甘。泉可以煮茶。昔有人误坠酒杯于此井,遂流出石门。”人们相信,这口井之所以不咸,与它百尺之深有关。其实它的深度,也就在10米以内。屈大均称井水“力重而味甘,乃玉石之津液”,赵佗因为年饮这井水,活到一百多岁。

南汉时这口井被皇室独霸,称为“玉龙泉”;南宋时还井于民,官府给井加了一个九孔的石盖,几个人同时打水,互不干扰,故称“九眼井”。需要解决九个人同时打水的难题,可见当时附近已人烟稠密,打水的人多得要排队了。

到清代,平南王府又把这口井独霸了十年之久,并在井四周建起围墙,派兵把守,私自汲水者要受鞭挞。直到20世纪50年代,井水仍清冽可饮用,但最终终成枯井,井底淤积深达七米。

这口井到底是不是赵佗掘的,争论从未消停。有人说,是六世纪南朝时来广州的达摩高僧挖的,真正的越王井在越秀山上悟性寺中。也有人说,达摩挖的井在光孝寺,不在越秀山。

□叶曙明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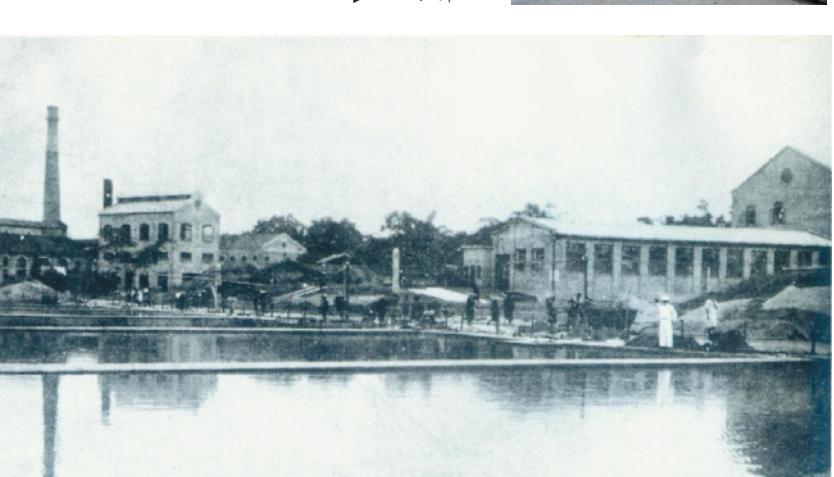
▲九眼井

▶光孝寺达摩井

▼光孝寺洗钵泉



▶五眼井



增埗水厂,始建于1905年,1909年开始供水

## 4 苏轼被广州的咸水吓着了

两百多年以后,北宋绍圣元年(1094),苏轼被贬往惠州,路过广州。他是美食家,味觉特别敏锐。他被广州的咸水吓着了:这样的水如何下咽?他请人浚缮天庆观里的水井,希望改善水质。挖井时挖出了一石龟,所以又叫“石龟泉”。这口井因苏东坡一顾而价增,暴得大名,但水质其实并不好。黄谦在广州寻找优质水源时,曾慕名品尝,失望地表示:“苏东坡浚井元妙观(天庆观),饮之亦不甚佳。”

被黄谦看得上的学士泉、九龙泉、泰泉,蒲润帘泉,都远离城区,取水不便。离城最近的,唯有越王井,但却长年被官府霸占,轮不到民众享用。一位罗浮山道士告诉苏轼:“广州一城人好饮咸苦水,春夏疫疾时多所损矣。惟官员及有力量者得饮刘王山(即越秀山)井水,贫下何由得。”

但道士又悄声对苏轼说,他有一个解决之法:蒲润离广州不过二十里,可以借助白云山的地势,把水引入城里。“若于岩下作大石槽,以五管大竹续之,以麻缠之,漆涂之,随地高下,直入城中。又为一大石槽以受之,又以五管分引散流城中,为小石槽以便汲者。”所花费用,不过是砍一批竹子做水管,再用葵茅苦盖住二十里长的管道而已,“大约不过费数百千”,便可一劳永逸解决咸水问题。听起来是异想天开,但苏轼深感兴趣。

## 5 杨箕村、天河村、洗村的争水公案

乾隆六年(1741)夏历七八月间,广州大旱,沙河水流量减少。为取水灌溉,洗村在中陂堵截河道,造成下陂缺水,有簸箕村民去掘开中陂时,被洗村民拿获,扭送官府,两村矛盾激化。洗村在外打工的村民回家,路经簸箕村,被村民包围殴打报复。洗村民大为愤怒,鸣锣聚众,抄起锄头扁担,准备与簸箕村民大打一场。簸箕村民向广州府控告洗村有“吹角担旗、毁苗封庄”等事。

案件经广州府知府、提刑按察使司、广东巡抚批转番禺县署审理。乾隆七年(1742)六月,番禺知县裁断,洗村的田地与上下陂都有交错,他们没有提出分日灌溉,是故意含糊,企图坐收渔利,擅自截断中陂水流,致簸箕村民断水,又鸣锣纠众,意图斗殴,实属理亏,但簸箕村民说他们“吹角担旗、毁苗封庄”,则是夸大其词,又殴打洗村村民,也是不对。双方各打三十大板。官府判决,三陂轮流灌溉,各取水二日,上陂之水同灌中陂之田,中陂之水同灌下陂之田,不得越取别陂之水,复起争端,按陂次第轮流,周而复始,勒碑为记,永远遵守。

大水圳为上陂头,洗村为中陂头,簸箕村为下陂头。番禺令曾令裁断,大水圳与簸箕村轮流灌溉,大水圳截灌两日,然后簸箕村也决开基口放水两日,周而复始。由县衙弄碑文,勒石铭碑,永远遵守,但碑文并未提及洗村如何轮流。

## 6 清末之后,咸潮为害才慢慢解决

到乾隆九年(1744),三村为争水又起争端。上陂头,簸箕村在中陂,大水圳与簸箕村轮流灌溉,大水圳截灌两日,然后簸箕村也决开基口放水两日,周而复始。由县衙弄碑文,勒石铭碑,永远遵守,但碑文并未提及洗村如何轮流。

直到民国时期,广州郊区的村落因争水而发生的械斗,仍此起彼伏。

这种因水而起的争斗,在广州这个山环水抱、河网如织的地方,似乎不可思议,但究其原因,足见咸潮为害之烈。

坊间有一首传唱了很长历史的童谣唱道:

“咸水清,淡水浊,咸水满洋不如淡水一掬。”背后的无奈和苦况,又有谁解其中味?

直到光绪三十一年(1905),广州成立“广东省河自来水有限公司”,寻觅好的水源地,铺设管道,创办水厂,修建水塔,广州城区居民的生活用水,才逐渐摆脱咸潮的影响。



晓来清寒,篱上开朝颜。  
阡陌露重湿衰草,村庄鸡鸣起炊烟,大雁赴江南。

□老树

## 3 挖井,挖井,深挖井

内。但也有另一种说法,刘巨麟挖的四井是日井、月井、星井、乾明井。星井在西城外绣衣坊,即西来初地的五眼井。

唐开成年间(836-840),卢钧出任广州刺史、岭南节度使。他在全城发起募役,开展整治甘泉池工程,从甘溪的源头开始,清淤涌渠,疏凿河床,清除甘泉池的淤泥,加固堤岸;湖畔栽种花草树木,兴建亭台楼阁。地虽不广,但周围绿水、白面青山,亦有可观之处,命名为“菊湖”。甘泉池不仅变成一处游玩的胜景,还给附近农田供水灌溉。在宋代的《舆地记》说,每晨日出,井中辄有日影。月泉井则在盐仓街附近,明嘉靖朝《广东通志》称:“月泉,在盐仓街,即古月华楼。旧志云:月出则照映井底,与日井相望。”乾明井有人说在法性寺(光孝寺)西廊,与达摩井混为一谈了,刘巨麟可能是浚缮,而不是新掘。流水井在西湖东岸,今西湖路流水井街

到了唐代,人们还在孜孜不倦地挖井。唐天宝元年(742),刘巨麟出任南海太守时,就在城外挖了四口井。清代《南海百咏续编》引前人著述称:“今城内之日泉井、月泉井、星井、乾明井,即唐时四井也。”日泉井的位置,大约在诗书路、百灵路附近,宋代的《舆地记》说,每晨日出,井中辄有日影。月泉井则在盐仓街附近,明嘉靖朝《广东通志》称:“月泉,在盐仓街,即古月华楼。旧志云:月出则照映井底,与日井相望。”乾明井有人说在法性寺(光孝寺)西廊,与达摩井混为一谈了,刘巨麟可能是浚缮,而不是新掘。流水井在西湖东岸,今西湖路流水井街